

毕淑敏作品自选集



# 大雁落脚的地方

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# 大雁落脚的地方

毕淑敏作品自选集

(增订本)

中國婦女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大雁落脚的地方:毕淑敏作品自选集/毕淑敏著. —增订本.  
北京:中国妇女出版社,1999.4

(康乃馨丛书)

ISBN 7-80131-320-8

I. 大… II. 毕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2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08295号

**大雁落脚的地方**

——毕淑敏作品自选集

(增订本)

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 
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24号  
邮政编码:100010  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0.375印张 233千字  
1999年4月北京第一版 2002年1月第四次印刷

ISBN 7-80131-320-8/I·54

---

定价:14.50元

# 目 录

## 母爱·亲情

当我们想家的时候，其实是……	2
大雁落脚的地方	4
额头与额头相贴	19
女儿，你是在织布吗？	24
带白蘑菇回家	27
回家去问妈妈	30
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希望	34
爱是不能比的	48
教你生病	51
妈妈，请“跟上”	54
附耳细说	57
孝心无价	60

## 女人·社会

淑女书女	65
------	----

Abu's

造心	67
苍蝇向何处而飞	71
提醒幸福	74
握紧你的右手	79
寻觅优秀的女人	82
男人和女人的区别	87
性别按钮	92
去学女儿拳	99
好脾气的悖论	102
女人与清水、纸张和垃圾	105
女孩，请与我同行	111
再祝你平安	115
特区女牙人	121
为富人担保的穷人	131
男妇产科医生	138
宇宙乐园	146



## 婚姻·家庭

婚姻鞋	149
婚姻的四棱柱	152
幸福的镜片	159
家的疆域	162
强弱之家	165
家庭幸福预报	167
家中的气节	172
爱的回音壁	175
成千上万的丈夫	178
非血之爱	182
家中的名牌	184
家是有生命的精灵	187
家十问	189

## 感悟·心语

哦，我相信你	194
--------	-----

苦难不是牛痘疫苗	196
泥沙俱下的生活	202
致一位要去雪山的朋友	205
切开忧郁的洋葱	208
研究真诚	213
感情没有快译通	217
重复而新鲜地描述爱意	223
机智地永别	226
<b>生命·孩子</b>	
生生不已	229
妈妈福尔摩斯	283
不会变形的金刚	310
黄启琛同志的一封信（代跋）	325

## 母爱·亲情



人一生，不断地和自己的孤独感做斗争，至死方休。在幼年的时候，陪伴我们暗夜的篝火，是无边无际的母爱。成年以后，在爱的温暖韩帐里，织进了更辽阔的亲情。

在亲人面前，我们已经干枯的赤子之心，重新滋润膨胀。在亲人面前，我们敞开胸膛，坦荡自己的弱点和缺憾。在亲人面前，我们流泪不流血，伤口已被亲情包扎，泪水是一种相知的快慰。在亲人面前，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堪一击也更刀枪不入。

我歌唱亲情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臂力单薄。我渴望亲情，是因为我惧怕孤立无援。我怀念亲情，是因为我无法完全战胜怯懦。我珍视亲情，是因为那是人间无法复印的礼物。

没有亲情的人，是一匹荒狼，内心阴霾面色狰狞。淡漠亲情的人，是一块顽石，冷硬而粗糙。滥施亲情的人，如同洪峰，危害一方。珍视亲情的人，如同三级火箭，不断地获得加速度，翱翔寰宇。



## 当我们想家的时候，其实是……

常常想家。不是成人后自己组建的家，而是幼年时居住过的那个旧家。无论它近在咫尺或是远在天涯，缥缈的思绪和飞翔的情感，将它层层包绕。

当我们想家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起了母亲。当我们想起母亲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起了无边无际云蒸霞蔚的爱。当我们想起爱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起了如天宇般宽广深厚的温暖和一种伟大神圣的责任。当我们想起责任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宁静致远地思索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真谛。

世上没有一个“家”节，好在有一个“母亲节”，让我们的牵挂有所附丽。在每年的这一天，无数人心心相印地隆重地纪念着这个民间节日，感念一种饱含沧桑的爱。

最初发起为母亲设定一个节日的人，定是一位成年的男人或是女人。太小的孩子，我以为是无法理解母爱的。婴儿的热烈的涌起，更多地是源于一种生命本能的驱动。孩子从母亲那里，得到最初的食物和衣着，看到世上第一张欢颜，听到人间第一句笑语……小小的心，像一只薄而透明的钵，盛满了乳色的爱，悄悄涟漪着。以孩子的智力，必认为这些都是上天无缘无故倾倒的玉液琼浆，是与生俱来天造地设的赠品。作为施与的一方，母爱有时也是本能以致盲目愚蠢的代名词。母爱单纯也复杂，清澈也浑浊，博大也狭窄，无偿也有偿。体验这种以血为缘的爱，感知它的厚重深远，纪念



它的无私无畏，弘扬它的旗幡，播洒它的甘霖，需要灵敏的悟力和细腻柔情。世人只知给予艰难，其实接受也非易事，需要虚怀若谷的智慧。只有容纳得多，才有可能付出得多。对于早年无爱的生命来说，就像没有河溪汇入的干涸之库，无法想见会在旱魃猖獗时会有泉眼喷涌。

母亲于是成了一种象征。

她是低垂的五谷，她是无尽的蚕丝，她是冬天的羽毛和夏天的流萤。她是河岸的绿柳依依，她是麦田的白雪皑皑。她是永不熄灭的炉火，她是不肯降低毫厘的标杆。她是成绩单上的一枚签名，她是风雨中代人受过的老墙。她是记忆中永恒年轻的剪影，她是飓风中无可撼动永保安宁的风眼。

母爱并不仅仅从生育这一生理过程中得来，她是心灵的产物而不是子宫的产物。生育只是母爱的土壤，它可以贫瘠也可以富饶，可以繁衍灵芝也可滋生稗草。

我愿把人类那种最崇高的挚爱，无论来自男女，统称为母爱。母爱如盐。盐主要是来自大海，母爱最主要的蕴含地，当然是母亲了。但世上还有湖盐、井盐、岩盐、池盐……母爱并不是母亲的专利，它是人类所有最美好最无私最博大的爱的总命名。比如未生育的女子，也会富含母爱，像医家秦斗林巧稚大夫，她的双手，便是摆渡万婴安达人世的慈航。在人类的发展史上，更有无数志士仁人，把无边的爱意和关怀倾泻人寰，纯正灼热，至今散发着炙烤肺腑的力度，促人们警醒，激人们向前。

无论我们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成人还是少年，我们都曾快乐地接受过母爱，我们也都可以成为辐射母爱的源泉。

## 大雁落脚的地方

小时候，妈妈偶尔说，你生在新疆巴岩岱。只听音，不知是哪几个字，在幼稚的心里，就以为是“八烟袋”，恍惚中觉得那地方是一块旷野，有很气派的大烟袋码成一排，八柱袅袅的白气上升。

我半岁时随父母到北京，在城墙里长大，再哪儿也没去过。人只道乡下的孩子易孤陋寡闻，其实京城里的人于外面的世界，也一样模糊，对荒远的边疆地理知识几乎是零。几十年前，西北是远在天边的概念，那八个烟袋，谁知在哪个犄角旮旯冒烟呢？

于是巴岩岱又湿又重地扎入我的童年记忆，像沉入墨水瓶底的一支蓝羽毛。

参军学了医，自从懂得了生理解剖生命起源，我对出生地空前地重视起来。我们从哪里来？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。无数学者望洋兴叹，终生寻觅，不得其解。这个深奥的哲学问号，若从医学角度来说，倒是易如反掌。你的母亲孕育你的过程。她行走的地方，吃进的食物，饮入的清水，看过的流云，听到的小调……这些物质的精神的元素，累积着架构着混淆着镶嵌着，一秒秒一天天地结晶了你。

你就是你，不是其它的叶子和花，不是猪马羊和狼，不是沙粒和谷子，这其中一定有大逻辑。生命之所以奇异，在于一个个零件的精致组装。把那些新鲜的血和肉搭配起来的



主宰者，是一个多么能干而霸道的调酒师啊！想想看，即使是称为你父亲的这一个男人，和被称为你母亲的这一个女人，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孕育了你，如果不是在这一个特定的地域，用当地的特产充填了你生命的轮廓，你也必定不是此番模样。

我们挺拔的骨骼，来自那里飞禽走兽体中的钙和磷。我们明澈的目光，来自那里田野中绿缨垂地的硕壮胡萝卜。我们飘扬的发丝，来自那里山峦上乌云笼罩电光石火的黑夜。我们红润的嘴唇，来自那个铁匠铺里熊熊燃烧的烈焰……

出生地是一枚隐形金箍，出生的那一瞬，它就不动声色地套在了每个人的头上，叫你终生无法褪下。我们嗅到的第一缕空气，是那儿的草木释放。我们喝到的第一滴甘泉，是那儿的岩石泌出。我们看到的第一眼世界，是那儿的风云变幻。我们听到的第一声响动，是那儿的万物呼吸……

我开始缠着母亲，讲我出生的故事。母亲的记忆如雨中砖地上的红叶，零落但是鲜艳洁净，脉络清晰。她说，你出生在新疆伊宁，那是一座白杨之城。那里的白杨不像内地的白杨，有许多幽怨的眼睛。那里的白杨没有眼睛，每一棵都像银箭，无声地射向草原无边无际的天空。

母亲说，我出生在秋天，父亲在远方执行任务。母亲说，部队里成了家的男人和女人，平日都是分开住的。惟有到了节日，才是团聚的时刻。母亲说，大礼堂里，拉上许多白布帘子，分割成一个个独立小屋。那就是军人们的卧室了。母亲说，节日的黄昏，女人们早早就躺下了，在四周雪白的布笼中，悄悄地等待自己的丈夫。母亲说，夜深了，查哨归来的男人们，像潜入敌营一般，无声地在白布组成的巷

道穿行，走到自己的属地，持枪的手，像雄鸟的喙一样衔开白帘，温暖地滑翔进去。

母亲说，部队里的孩子，就是孕育在白布帘子背后。如果从礼堂的房顶看下去，那些布做的田野和畦，和如今冰箱里储藏冰水的塑料格子差不多。我忙问，我是那样来的吗？母亲说，不是。因为职务，父亲和母亲享有一栋古老的俄式木屋。它高大凉爽，有宽宽的木廊。惟一美中不足的是，不知建于何年何月的地板，每当你脚步穿过的时候，就会合着你的节奏簌簌抖动。

母亲说，怀你的时候，父亲率领骑兵，要到远方。他把照顾母亲的担子，交给一个年长的警卫员，名叫小胖子。母亲说，那个兵，大约有四十岁吧？现在没有这样老的兵了，那时有。幸亏他的年纪比较大，要不这个世界上，可能就没有你了。

母亲说，整个怀孕期间，她完全吃不下寻常的食品，闻什么都吐，体重锐减。医生说再不补充营养，大人孩子都危险。小胖子很着急，他是四川人，会做饭，殚精竭虑地把能够想出的吃食，因陋就简地做出来。盛在大粗碗里，端上来让母亲闻闻，看哪一样能吃得下去。母亲对所有吃食，都大饥若饱，置若罔闻。终有一天，母亲嗅到一缕奇异的香味，不觉食欲大动，问小胖子，你吃什么呢？能不能让我也尝尝？小胖子说，我在喝野鸽子汤。

在俄式木屋不远处，有一座废弃的粮仓。粮仓高而窄的窗户，像古堡的透气孔。每天早晨，小胖子打开窗户，然后就忙自己的事去了。粮仓的地上，散落着陈年的苞谷粒，粮仓的每一寸墙壁，都蒸发着粮食干燥熏香的气息。铺天盖地



的银灰色野鸽群飞来了，从窗口鱼贯而入。到了夕阳倾斜的辰光，小胖子突然从墙外关闭窗户，使粮仓没入黑暗。然后挥着一把大扫帚冲入门内，旋风般扑打，鸽羽纷飞……

怀你十月，我只吃了不到十斤的大米和一点野菜。剩下的营养，全靠野鸽子汤支撑。母亲很严肃地说。

我追问道，您一共吃了多少只野鸽子啊？

母亲想了想说，一天少说也有十只，几百天算下来，总有几千只了。

我大惊，愤愤说，您也太能吃了。要是绿色组织知道了，会对您提出抗议的。

母亲纠正我说，不是我能吃，是你能吃。一旦生下你，我就再也不吃野鸽子了。

我说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数字也大得可怕，承受不起。我最多只能承认自己是一千只野鸽子变的。再多，就是大罪孽了。

一想到自己平凡的生命之弦上，挂着千只野鸽，坠得心绪弯出弧形。一千对鸽翅，将是怎样一片掠过苍穹的翠蓝的云？一千只鸽鸣，将是怎样一曲缭绕云端刺入肺腑的歌？一千双鸽眼，将是怎样一束眺望远方洞穿云雾的光？一千堆鸽羽，将是怎样一片洁白的雪能融化万古寒冰？假如我这一生虚掷光阴，对不起造化，对不起自然，对不起我的父母，也对不起架构我生命的——羽翼丰满飞翔不息的千朵生灵！

母亲临产的时候，父亲从营地骑马赶来。母亲已住进苏联人开的医院，躺在产床上，辗转反侧。病房不让父亲进去，父亲只好在医院病房的窗户上，久久地凝视着母亲。然后，一扬鞭，飞身上马，再赴疆场。

你第一次见到你父亲，已经是满月后。那时，你已是一个大孩子了。母亲说。

然后，父亲又走了。母亲抱着我，住在古老的俄式木屋。夜里我爱哭，母亲就彻夜抱着我。母亲胆小，不敢点灯，就在漆黑的夜里，守我到天明。门口有一棵小榆树，树影在夜风里，像鬼魅一般伸缩着指爪。

无数次的讲述历史之后，我对母亲说，咱们回一趟新疆吧？去看木房子、小榆树和野鸽子。

妈妈漫声应着，几乎不抱希望地说，好啊好啊。只是新疆太远，伊宁太远。

对话埋在土里，好像古墓中的莲子，酣睡着，不知何时才会绽成花？

1997年夏秋，我和母亲同赴新疆，以结夙愿。母亲已近七十高龄，当汽车翻越天山的时候，我十分紧张。那是一条年久失修的战备公路，已很少有人走。一边是壁立的狰狞悬崖，一边是千尺深渊。山顶的冰川，在炎热的8月，融化成无数道淋漓的小溪，从峰顶汨汨坠下。冰川就变得稀薄了，出现了亚麻般的网络，好像贫女洗涤多次的纱裙，自山顶逶迤而下，渐薄渐远，直到下缘溶成一道暗赭色的湿边。我因为经历过西藏的险峻，不大惊惶，但一眼瞥见母亲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道路，心中突然升起浓浓的悔意。也许，我不该为了探寻自己的出生地，让高龄的母亲感受危险。

我悄声对母亲说，您害怕了？母亲说，有一点。我说，您当年从伊犁离开去北京的时候，难道没有翻越天山吗？怎么倒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这种险峻呢？母亲说，那时，我怀抱你，没有一眼看过山，我一直在看你。



汽车驶近伊犁的时候，心怦怦跳，我对自己说，一定要大睁着眼睛，把记忆变得像一卷新录像带，事无巨细都拍下来，留着以后慢慢回味。

然而竟像中了魔，睡着了。年轻时在西藏当兵，久惯征程，无论坐多远的车，绝不睡觉。因为目睹了太多的车难，都是因为人睡着了，方失去了生命关头的最后一搏。惜命的我，因此从不乘车入睡，这一次，鬼使神差。

叫醒我的是一个猛烈的颠簸，已到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伊宁市中心。满目是青苍的绿，高耸入云的绿，剑拔弩张的绿，煞煞作响的绿——高大矗立的伊犁杨！不长忧郁眼睛的伊犁杨！耳边听到母亲喃喃说，都认不出来了啊，哪里是当年的老房子？

在伊犁的日子里，母亲第一个也是最后的愿望，就是找到她和父亲住过的地方。我本来以为这不很难，就算地表建筑有了相当大的变化，但山川依旧，地名还在，只要踏破铁鞋，还怕找不到吗？

然而，我错了。伊宁发生了太大的变化，从母亲茫然的眼神里，我发现她记忆中的伊宁，仿佛是另外一个星球上的地方，同这方土地不搭界。赤日炎炎下，母亲说，那时漫天大雪啊，我坐着雪爬犁……我怀疑都是这季节闹的，大约应该在隆冬来。白雪的城市和青杨的城市，永远无法重叠。

我帮母亲梳理头绪。母亲说，老房子的周围有一家飞机场。我想这是一个显著的目标，《伊犁河》的编辑热诚相助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带着我们照直奔机场而去。绕着机场转了三圈，不想母亲对那里的地形地物毫无反应，说，房前还有一条河，房后还有一座山，这里一马平川，不是啊不是。我



说，机场吗，当然是平的了，也许是修机场的时候，把山平了，把河填了？

母亲不置可否，看得出，她不信服我的解释。找来机场的工作人员，向他打听这里原先的地形，以证明我的猜测。没想到他很肯定地说，这里没有山，也没有河。从来没有。我看，老人家说的那个机场，不是我们这个机场。你母亲五十年代初期就离开伊犁，那时这座机场的图纸还没画出来呢。

于是有了老机场的悬念。

我们又驱车去巴岩岱。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，几乎每个伊犁人都知道，但当我细究这地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又谁都说不清楚。

巴岩岱是一个小镇，我们的车缓缓驶过，好像在检阅路旁古旧的土屋和新的建筑。我不断地问母亲，是了吗？想起一点了吗？母亲总是漠然地摇头。

新疆小镇特有的十字形短街，很快就被车轮丈量完了。往回开，再走一遍。我对司机说。正在修路，地表的积土和晒干的驴粪，化作旋风样的灰尘，快乐地裹挟在车的后方，像赭黄色的陈旧面纱，把巴岩岱半掩半藏，母亲索性走下车去，期望巴岩岱的土地，会直接告诉她点什么。

亚洲腹地的太阳，从公路上方，几乎垂直地击穿颅顶，把灼热和焦躁注入思维。随着车轮的反复碾压，母亲的迟疑已经延展成沮丧。我的记性真的这么糟了吗？不对啊，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？就算房子被拆了，山也被削平了吗？还有那条河？河边的柳树呢？母亲低声自语，愤愤不平，要同历史讨一个说法。